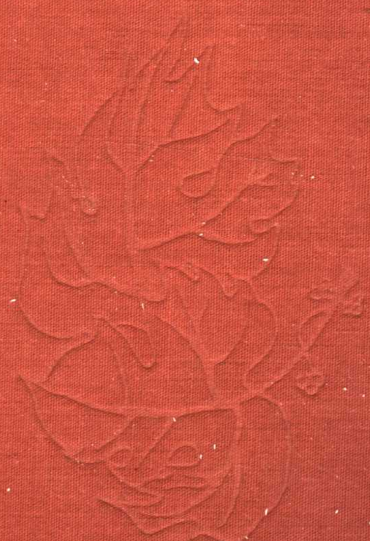


隋史遺文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隋史遺文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

顧問

周 林 鮑正鵠 顧廷龍

編委

安平秋 李田意 李致忠 柳存仁

侯忠義 馬幼垣 袁世碩 徐朔方

章培恒 楊牧之 魏同賢

前言

徐朔方

《隋史遺文》全稱《劍嘯閣批評秘本出像隋史遺文》，六十回，序署「崇禎癸酉（六年，一六三三）玄月無射日吉衣主人題於西湖冶園」。袁晉（一五九二——一六七〇）字令昭，號吉衣主人，吳縣人。以《西樓記》傳奇而得名。

序說：「向為《隋史遺文》，蓋以著秦□國于微，更旁及其一時思怨共事之人……。」「秦□國」，指胡國公秦瓊，他是貫穿全書的中心人物，以他作為軸心，反映隋的滅亡，唐的興起。

第三回《植樹崗唐公遇盜》評云：「舊本有太子（楊廣）自扮盜魁阻劫唐公（李淵），為唐公所識。小說亦無不可。予以為如此罅隙，歇後十三年，君臣何以為面目，故更之。」第三十五回，第五十五回也提到原本。看來編寫者對原本相當尊重，輕易不加改動。

序文說：「悉以更易，可仍則仍，可削則削，宜增者大為增之。」這是序文作者自述他的改編態度，但實際上却僅僅是不多的一些校訂。有的晚明文在校訂書籍，往往誇張地把它說成是改編。當時風氣如此，不足為怪。如《元曲選》編者臧懋循《寄謝在杭書》說：「戲取諸雜劇為刪抹蕪繁，其不合作者，即以己意改之。」後人甚至由此而發生誤會，仿佛《元曲選》已成為失真的贗品。這當然不是事實。

除故事情節外，每回之首的評論，如第三十九回的「我朝陳眉公道」一段，第二十六回的春

夏秋冬四首寫景詞倒說得上「宜增者大為增之」，因為它們並不是有機的組成部分，關係不大。袁晉的增改可能還有一些沒有被標出來。

本書是隋史的遺文，不是它的演義。演義要求面面俱到，如同《三國志演義》那樣；遺文用來填補史書的遺漏，不一定求全，所以隋楊帝遊揚州，李世民清除建成，元吉的玄武門之變，雖不失為大事，都沒有得到着重的描寫。

現據日本東京帝國圖書館名山聚藏板影印，卷三第五十一頁、卷六第四十一頁為原缺。

新鐫繡像批評

隋史遺文

名山聚藏板

隋史遺文序

史以遺名者何所以輔

正史也正史以紀事紀

事者何傳信也遺史以

蒐逸蒐逸者何傳奇也
傳信者貴真爲子死孝
爲臣死忠摹聖賢心事
如道子寫生面面逼肖

傳奇者貴幻忽焉怒發
忽焉嘻笑英雄本色如
陽羨書生恍惚不可方
物苟有正史而無逸史

則勲名事業彪炳天壤
者固屬不磨而奇情俠
氣逸韻英風史不勝書
者卒多湮沒無聞縱大

忠義而與昭代忤者畧
已掛一漏萬罕覩其全
悲夫烈士雄心不關朝
宇壯夫意氣篤于朋友

侃侃論足驚人同范增
之不用碩畫與烟草俱
沉落落才堪一世似項
羽之無成偉業與雲霞

共泯良用惜焉卽其功
已冠凌烟矣名已傳汗
簡矣生平節槩如穎之
在囊所爲義不圖報忠

不謀身才奇招嫉運阨
多艱不獲已作飛鳥依
人復作風之隨虎誰能
向百千年里閑中詢問

且也金馬石渠之彥眼
睚如黍不解燭材胸次
如盃未能容物有手如
攄未能寫照重之好憎

在心雌黃信口安得貌
英雄留之奕世哉向爲

隋史遺文蓋以著秦

國於微更幸及其一時

恩怨共事之人爲出其
俠烈之腸骯髒之骨坎
壟之遇感恩知己之報
料敵致勝之奇摧堅陷